

# 俄 埃 交 惡 的 經 緯

葉 萌

埃及總統沙達特，於七月十八日採取斷然行動，驅逐一萬多名蘇俄軍事顧問和專家離境，並派遣埃軍接收俄人控制的基地。同日，沙氏在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中，指責蘇俄沒有履行諾言，沒有在訂定的日期內把武器運交埃及，而蘇俄對埃援武器使用的限制，亦使他感到憤懣。他在會議上宣佈了三點決定：一、自七月十七日起，結束蘇俄軍事顧問與專家在埃及的任務，由埃及武裝部隊取代其一切工作。二、一九六七年中東戰事後，蘇俄在埃及領土上設置的所有軍事設施和配備，都是埃及的財產。三、在埃俄友好條約下，兩國舉行會議，會議的階層於稍後決定。

埃及總統沙達特的這項重大決定，不是偶然的。開羅對於蘇俄的軍援，早已指責其數量不夠，質量不佳，同時對於蘇俄置埃及於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窘境，更嘖有煩言。自今年四月以來，埃及政界與新聞界人士，或向其政府提出意見，或公開發表言論，認為埃及不應過份依賴蘇俄，甚至懷疑埃俄友好關係有何用處。最近埃及總理席德凱往訪莫斯科，匆促返埃，不過三天，而沙達特召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中央委員會，宣佈這一戲劇性的決定。這一事件的發生，是世界上極重大事件之一，對於中東局勢的發展，將無可避免地有深長的影響。

## 蘇俄乘隙而入

數世紀以來，中東向為英法等國的勢力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勢力始逐漸介入。蘇俄為欲達成它南進政策，不惜千方百計企圖插足地中海，以色列的建國，遂給蘇俄一個大好機會，且埃及剛剛擺脫英國的控制，具有濃厚的反西方色彩，因此，很自然的成為蘇俄爭取的對象，藉以阿的對立，製造糾紛，煽動阿拉伯民族意識，進行反西方反美運動。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拉吉布在開羅發動不流血革命，驅逐埃王法魯克，取得政權後；接着，納塞崛起，取代拉吉布，掌握埃及政權。納塞的

崛起，聽說本來是美國的策動，但因運用不當，反為蘇俄所利用，作為反西方反美的政治工具。其主要原因，為美國及西方拒絕無條件貸款埃及修建阿斯萬水壩，而蘇俄遂乘隙而入，一口承諾無條件貸款，並給予技術援助，埃及感激之餘，遂一怒而反美親俄。

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事件發生後，蘇俄即以全力軍經援助埃及，納塞收回運河事件，引起英、法、以三國聯軍對埃進攻的危機，當時美國仗義執言，而蘇俄則心懷叵測，分別警告英、法、以撤兵，結果阿人只感激蘇俄而仍然反美。納塞掀起驚天動地的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事件成功後，他在阿拉伯人民的心目中遂成了偉大的民族英雄，地位達到巔峯。

於是，蘇俄又利用納塞的領袖慾與政治野心，暗中慫恿他做阿拉伯盟主，建立一個東起波斯灣，西迄大西洋的龐大帝國或聯邦。納塞為了遂行此一計劃，於是首先向阿拉伯皇室開刀，先後有伊拉克皇室的慘遭殺戮，有約旦王室之幾遭不測，最後有葉門國王柏德爾的遭受叛軍的襲擊，發動政變圖推翻王室，結果，國王化裝逃脫，造成葉門保皇派與共和派的內戰，延長七年之久。埃及公然派大軍七萬進入葉門助共和派作戰，而沙地阿拉伯則支持葉門皇室，間接形成埃沙兩國間的戰爭，也使沙王費塞成為納塞的死敵，阿盟貌合神離，失去作用。

一九六七年埃以發生「六日之戰」，以色列佔有全部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及約旦和約旦河西岸地方，以阿雙方事後雖然接受了聯合國的停火令，但阿拉伯國家失去的土地一直沒有收回，以色列說這些是它的「生存國界」所必須，而阿拉伯國家則決心要收回。

「六日之戰」，埃及一敗塗地，於是完全倒入蘇俄懷抱，而蘇俄正好利用納塞的弱點，大量的俄援飛機、飛彈、大砲，戰車，源源湧入埃及，而飛彈、飛機等新式武器均由俄人駕駛，隨之而來的尚有技術人員達二萬之多，這些大都係共黨特工。此外，埃及的經濟建設與維持亦仰賴俄援。隨着軍事

經濟之被蘇俄操縱，埃及在政治、外交方面亦失去自主，和戰大計都必須聽命於蘇俄。

納塞執政十七年，以民族主義號召阿人團結反猶，贏得阿人普遍崇敬與擁戴，是他的成功處；但因爲誤入親俄、親共的歧途，鑄成終身的大錯，則是他的失敗處。一九七〇年九月廿八日，納塞突因心臟病去世，他生前一再宣佈，除戰爭外別無其他途徑，可以收復失地。

## 雙方立場互異

納塞去世後，沙達特繼續主政。爲了建立他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地位，爲鞏固他對內的統治，大體上繼續採取納塞路線，對外親俄，對內反共。但沙達特究竟不是納塞，雖然，對外親俄，其目的在爭取蘇俄的新式武器援助，以抵禦以色列的侵入；可是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採取較彈性政策，逢迎美國，接受羅吉斯的中東和平談判建議，以達成和平解決的目的。於是埃及不斷展開全球性的外交策略，特別對美國表示好感，而美國高級官員亦不時與埃及取得密切聯繫。如美國主管近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席斯格於一九七〇年九月間之訪問開羅，一九七一年五月初羅吉斯國務卿之首次訪埃，從事斡旋中東和平。凡此種種，足使蘇俄對沙達特發生疑懼，故可能唆使沙布瑞於羅吉斯抵達開羅之前發動政變，奪取沙達特政權。否則，沙布瑞不得蘇俄允諾，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埃及半官方金字塔報當時曾經指出，莫斯科必須尊重埃及的主權與政治獨立，而唯有帝國主義爲維護自己的利益，才實行其干預主權的內政邏輯，這顯示蘇俄對埃及已經有過領土野心，更暗示埃及五月政潮與蘇俄不無密切關係的。

所謂五月政潮，就是沙達特總統以鐵腕粉碎埃及親俄領袖沙布瑞的政治陰謀，經過十天的變亂，全面整肅，二百多人被捕。

沙達特採取的雙軌政策，說明了他一面走親俄路線，但又深具戒心，因此，埃俄關係在表面上雖然還維持着，但總有些冷曖無常。

莫斯科方面對沙達特大規模整肅親俄派份子，極感不安，但仍然故作鎮靜，保持緘默。當時蘇俄駐黎巴嫩外交人員的評估是：這是埃及內部的事情。

俄埃交惡的經緯

接着，俄埃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簽訂友好合作條約。

沙達特於一九七一年十月訪俄，強調用「武力」解決中東問題，而包戈尼在十二日宴請沙達特席上致歡迎詞時，則主張循「政治」途徑，顯然兩人的意見發生差距。且俄埃聯合公報中，雖然蘇俄同意對埃及繼續增強它的軍事實力，但是沒有進一步對埃及提供採取軍事行動的承諾。

更微妙的，在公報中，重申俄埃締結十五年友好條約的重要性，特別是關於雙方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必須互相協商的规定，這是蘇俄約束埃及不得擅自行動的巧妙的手法。

今年四月間，沙達特乘美俄高階層會談前，再度訪俄，曾告訴蘇俄領袖，埃及不願意忍受任何援埃武器的限制，不和不戰的局面不能再繼續，埃及不能放棄淪陷的土地，而且在這幾點決無協商之處。但，蘇俄有蘇俄的政策，當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致函沙達特，表示蘇俄不可能滿足埃及的一切需求，沙達特便極爲不快，開始計劃打發走駐埃及的俄人。

接着，尼克森總統與蘇俄領袖在莫斯科舉行的高層會談，對沙達特的決定，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據說：沙達特在接到蘇俄對尼克森會談的解釋後，覺得有必要獲得蘇俄友人的澄清，並且發現，既然雙方處於友誼新階段的開始，達成這些決定正是時候；這就是埃及及總理席德凱最近訪俄的重要原因，席德凱訪俄行程三日，但他在莫斯科僅三十小時，可見雙方商談並無結果，致釀成了今日的局面。

## 不致完全消失

沙達特總統的驅俄宣佈，使西方官員均感驚訝。固然，俄人與埃人（尤其是埃及的軍官）之間的齟齬，久已顯然存在，但其嚴重程度却一直被大多數局外人所低估。他們原來相信蘇俄給予埃及的數十億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應能使蘇俄安然渡過任何風波。

照貝魯特方面的解釋，埃及此舉乃是埃及數月來對於其所謂與以色列間「不戰不和」的局面，所懷不滿情緒達到頂點的表现。這種局面歸咎於蘇俄所施的限制。誠如某埃及人所說：

「俄國人既不能亦不願有所作爲，以促使以色列和平地退出阿拉伯的領土。他們亦不願給我們所需要的武器，用武力請以色列人走路。像這樣的盟

邦究竟有什麼用」？

自埃及所謂「決定性的一年」(一九七一)在「既不能和亦不戰」的狀況下結束以來，沙達特總統一直受到來自學生、政客和「右翼」領導人物等日益增加的壓力，促請他使埃及解脫蘇俄的控制。

埃及人只要相信俄人能幫助他們從以色列人手中收復阿拉伯領土，亦未始不樂於依賴俄國顧問，可是因為依靠得毫無結果可言，這種依靠便成爲不可忍受了。

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沙達特自己的三軍。上自參謀長起的各級軍官都批評「不戰不和」的政策。很多人且因爲俄國人的傲慢自大而不勝憤慨。軍官們指陳，甚至連埃及空軍的首腦，如果要進入蘇俄控制的基地，亦需要蘇俄發給通行證。

照瞭解內情人士的說法，使沙達特忍無可忍的最後一點因素，乃是美國總統尼克森五月訪俄，與俄國首腦們晤談之後不久，蘇俄給予埃及的軍火，交貨日漸緩慢和稀落。埃及的高級人士漸漸覺得，兩個超級大國一定已經秘密協議，彼此限制運送武器給埃及和以色列。

在埃及人眼裏，使事情惡化的是蘇俄拒絕給予埃及以攻擊性武器(遠程轟炸機和地對地飛彈)。而這些正是沙達特爲實施攻擊所需要的。此間人士說，到了這種關頭，沙達特就認定俄國人只有礙事而無助力，於是就下令他們撤離。

很多觀察家認爲，埃及如無蘇俄的顧問，防空設施和空軍掩護，便不能攻打以色列。然而某軍方人士說：「這樣一來，沙達特面對敵人而完全失去依恃，他自己并非不知。但是他既然得不到取勝所需要的蘇俄助力，則擺脫蘇俄也毫無損失可言」。

另外一些軍事專家們相信，如無蘇俄的約束，埃及或能恢復越過蘇彝士運河的軍事行動。他們說，如果有這麼一天，開羅決不能傾賴俄國人之存在，以阻遏以色列用深入突擊來報復。

貝魯特有一位消息靈通的西方外交官認爲，驅逐俄國人實際上乃是埃及人計劃謀求和平解決，而非訴諸戰爭的明確佐證。照這位外交官的說法：「沙達特所進行的是一場大賭，認爲現在的或十一月大選以後的美國，會迫使以色列撤離阿拉伯領土，以交換安全協定。他希望他現在能提醒美國，以色

列的撤離不會造成蘇俄勢力的擴張」。

此間部份觀察家相信，埃及此舉或將強化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反俄勢力。他們說，利比亞和蘇丹業已對蘇俄不抱幻想。敘利亞總統阿沙德從未對莫斯科表示過友好，而伊拉克若能解決其與伊朗和西方各石油公司的爭執，亦寧可採取不結盟政策。可是蘇俄眼看其在中東的勢力日漸萎縮，料亦不甘罷休，必將大力予以抗拒。

然而沙達特要排斥蘇俄影響力，究竟會做到什麼程度，亦是未可斷言的事。埃及於十四個月以前甫與蘇俄簽訂了一項十五年條約，兩國關聯非同小可。因此部份軍事教官還會留在埃及，文職工程人員及技術人員多達一萬五千人，亦不致撤離。

儘管關係緊張，俄國勢力不致完全消失，蘇俄既幫助埃及建造十億美元的阿斯萬水壩於前，復又於一九六七年埃及對以戰爭中，以外交干預的方式，挽救埃及免於重大侮辱。蘇俄的援助，僅僅軍援一項，總額便達五十億元以上，其中大部份用於重建六天戰爭中慘重損失的埃及三軍。此外，蘇俄還深深介入建設一個巨大鋼鐵工業區和農村電化系統的計劃。

不過，埃及的驅俄之舉，仍不失爲對蘇俄地位的嚴重打擊。此刻預言蘇俄在中東失勢，固然爲時尚早，但其衰退似已見其端倪。

## 助長中東變動

中東局勢原是在變動中。開羅對莫斯科這樣攤牌的舉措，更助長中東的變動。今後如何發展，尚未可預測，一切有待事實爲之證明。我們今日不能判斷中東爲此便引起戰爭，也不能遽然認定這件事有助於和平。我們只可以肯定的說，中東局勢原是在變動中，開羅這一着棋，更助長中東全盤的變動。

沙達特的意向是顯明的。埃及要打破目前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僵局，尤其是其要改變那過份依賴蘇俄的路線，而採取較爲自由的多方面的外交。但是蘇俄投下埃及的資本是太大了。貝魯特的安那哈報估計埃及所欠於蘇俄的債務總額，直等於埃及全部耕地的價值，爲數可驚。莫斯科願見埃及離開蘇俄，走美國路線，或共匪路線，或美毛統一陣線嗎？我們認爲沙達特今日尚未能遠計及此，致遭莫斯科的大忌，而激起其強烈的軍事政治的壓力與打擊。

莫斯科亦不至於遽然以戲劇性的反擊，為開羅的戲劇性的打擊之答覆，致令俄埃衝突為之白熱化。我們今日的看法是這樣的：

一、蘇俄今日志在開拓並建立其印度洋的基地，以爭權於太平洋，其高架的姿勢與廣闊的步驟，業已張開。其所要求於歐洲者為和平，同時其所急需於中東者為穩定。中東如有戰事，歐洲直接受其影響，亦即有害於其東進的路線。

二、蘇俄今已分享地中海的控制權，更進而圖謀波斯灣。其在中東的重點，過去是埃及，現在是伊拉克。蘇俄與伊拉克結盟，就是他深入波斯灣的地步。莫斯科對付埃及，亦就是無操切的必要。

三、蘇俄之海權東進，已有長足發展，但至今尚差一着棋，就是蘇彝士運河未得重開。莫斯科為了重開這短短的一條河，甚至有意與以色列直接談判，如此則其不願在中東再啓戰端，可以概見。

四、蘇俄雖支援埃及，而不願埃及對以色列作戰，這是莫斯科的決策，今已明白告知席德凱，並無絲毫隱諱。同時埃及政府及有識者何嘗不知其對以作戰，必須依賴蘇俄。即使蘇俄支持埃及作戰，要擊敗以色列，談何容易。縱令其可獲勝利而不至引起美國參戰，其戰果仍歸蘇俄，阿拉伯國家有何利益可得。若是言和，則埃及如何收回失地，更無把握。和如有利，其利亦在蘇俄。即使蘇彝士運河可以重開，仍難望其重歸埃及掌握。如在國際監督之下重開，不過是助成蘇俄的需要。而蘇俄確有此需要。

五、若是不戰與不和的僵局繼續下去，又不過是徒供蘇俄對埃及之軍事援助，及其在埃及之軍事基地之口實。蘇俄投下的資本愈大，則其所加於埃及的控制力愈強，埃及政府與人民皆難長此忍受。沙達特這次遣返蘇俄軍事顧問與專家，頗得埃及人民的贊成，即由於此。但是同時，蘇俄在埃及的權益，一時之間，決不是任何國家所能比重。莫斯科不怕開羅走得遠，開羅亦不可能走得太遠。

## 蘇俄援助真相

今年六月，黎巴嫩的安那哈日報，便曾刊出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抨擊蘇俄的言論。格氏認為中東的緊張局面，是蘇俄從中煽動的結果。而阿拉伯人都信賴蘇俄，從蘇俄接受武器的援助。蘇俄答應的援助却只是口惠，遲遲不能

俄埃交惡的經緯

交貨，阿拉伯人就像傻瓜一樣癡等。他也攻擊伊拉克不應該與蘇俄簽訂所謂友好條約，因為伊國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將來勢必在此一條約下淪為蘇俄的附庸。

蘇俄援助阿拉伯世界的真相究竟如何？且看格達費所舉最近一例：今年五月，蘇俄國防部長葛瑞契柯曾訪問敘利亞和埃及。他派遣兩架米格二十三型飛機先到敘利亞，表演一番，然後他到開羅時，那兩架飛機又去表演一番。葛某一離開埃及回到莫斯科，那兩架飛機也就一溜煙飛走了，無蹤跡。什麼也沒有留下來，這就是俄援。

實際上，此次埃及與蘇俄之分裂，即為俄援不能兌現而起。沙達特去年兩次訪俄，今年二月和四月又兩次去克宮會商，無非是夢求俄共供應新式武器，包括最新型飛機和地對地飛彈。

蘇俄一方面為避免轉入中東戰爭漩渦，同時又恐怕此類武器落入對方之手，乃拒絕沙氏的要求。對已承諾之若干裝備，則一再藉故延不交運。蘇俄對埃及官兵之能力，一直持懷疑態度，俄軍顧問對埃及軍隊屢有激烈批評。今年六月，蘇俄主席包戈尼曾對往訪的黎巴嫩國會議長阿塞德，又坦率抨擊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幹部，缺乏使用現代化攻擊飛機的知識。他指稱埃及已有足夠的戰鬥機，却祇有三分之一的飛行員，換句話說：每三架飛機才有一個飛行員。

蘇俄這一着棋，使沙達特坐失去這一決定性的一年（沙氏自認一九七一年為具有決定性的一年），加之今年五月尼克森訪問莫斯科之後，美俄之間政治解決中東問題之空氣益濃。沙達特失望之餘，遂益堅其採取行動，以懲罰蘇俄之決心。

埃及希望蘇俄派遣大量的戰鬥轟炸機進入埃及境，因為有了相當數量的戰鬥轟炸機，才能將埃及的攻擊力量，提高到和以色列方面擁有的攻擊力量相等的程度，由於蘇俄未能如願以償，致使埃及及極度不滿。

由於得不到更多空中攻擊的實力，致使沙達特向阿拉伯國家所作的承諾，即和以色列一決勝負的時機，不斷的向後稽延；他最近一次的允諾，是在回教真主莫罕默德四月聖誕之前出擊，結果仍然落空。

沙達特曾經要求蘇俄給予米格二十三型戰鬥轟炸機，這種飛機和以色列從美國方面所獲得的F-4型幽靈式飛機的性能相同，今年春天，埃及總理

席德凱說，蘇俄已經答應送給埃及米格二十三型飛機了。

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幾個月前說，蘇俄並沒有足夠的米格二十三型戰鬥轟炸機可供分配，華沙公約組織的部隊，仍然缺少這種新型的軍機。蘇俄可能對埃及作一種象徵性的移交，但交給埃及的空軍裝備，數目和埃方所要求的八百架軍機大有出入，而且多數是逾齡的。

## 蘇俄中東政策

蘇俄之接受在中東的戰略上和政略上的一次重大挫敗，而不肯滿足埃及對攻擊性武器的需求，是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蘇俄頭目們認為埃及人，沒有使用進步武器的能力，假如再與以色列作戰，而失敗決不亞於一九六七年。

第二、更重要的，蘇俄決意排除萬難，避免與美國的軍事對抗。

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若再有戰爭，蘇俄必將面臨進退兩難之境；不是積極援助埃及與美國對抗，便是消極袖手旁觀，聽令其盟國再遭失敗。

自從尼克森總統訪問俄京，美俄關係步入新頁以後，蘇俄避免與美國衝突的決心，更趨加強。蘇俄頭目們認為，埃及對以色列的戰略魯莽，而且無用，如因此而使蘇俄冒犯與美國關係瀕臨改觀的危險，似乎太不值得。某蘇俄人士解釋說：「我們自不願被逐，不過此事也有收之桑榆的一面。與美國對峙的危險已大大減少，這是我們所贊成的。」

蘇俄接受如下的事實，他們的撤離（偏說是莫斯科和開羅間相互協議的）可以對美國產生三種重要的漁翁之利：

一、蘇俄在埃及的勢力減少之後，美國可有較大的自由，隨心所欲訂定其有效果的中東政策。

二、蘇俄在地中海的海軍集結，及其向美國第六艦隊的挑戰，可以因此而遏止。

三、蘇俄在這個戰略性國家內的控制因此而削弱。因為蘇俄原可利用埃及作為基地，長驅直入印度洋，或跨越北非，從南方側擊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國。

總而言之，蘇俄頭目們正在以重大的代價發現一個道理，借用一位高級

中東問題專家的話，這個道理是：「建立在與阿拉伯國家盟誼上的一種政策，就是建立在沙地上的政策。蘇俄人漸漸領悟了英、法、美國人很久以前所領悟的道理：你可以收買阿拉伯人，但只可以收買於一時。」

由於莫斯科不願給予埃及與以色列發生另一次戰爭時，所需要的攻擊性武器，於是促成了沙達特這次令人震驚的決定。

最重要的，還要了解蘇俄現階段的中東政策，它採取的是不和不戰策略，因為蘇俄明知以色列不可能依照聯合國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自佔領區完全撤退，但為了順應阿拉伯國家的要求，不得不故作姿態迫使以色列撤軍。蘇俄的手法是想將其對以色列的壓力，運用在四方面之中：

一、藉軍援而控制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等國的軍事力量，使其永久依賴蘇俄的軍事供應。

二、給予巴勒斯坦游擊隊合理的援助，使其在以色列佔領區內從事破壞活動。

三、希望伊拉克結束對埃及與敘利亞的對立行動，以共同對抗以色列。

四、運用石油富有的阿拉伯國家提供財援，以減輕蘇俄對埃及財政上的負擔。

蘇俄認為用這種手法壓制以色列促使以色列改變或放棄其長期佔領的強硬政策。然而蘇俄也不希望阿拉伯國家完全勝利，或以色列不存在。因為莫斯科了解，其所以能真正的控制阿拉伯國家，是因為它們對以色列恐懼，如果以色列不存在，也不需要蘇俄的友善了。武裝和宣傳是莫斯科在阿拉伯國家中所持的主要資本，如果以色列被消滅，這兩項資本即將失去效用，所以「非戰非和」是蘇俄的中東既定政策。

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世局咨文中指出，「蘇俄在中東的目的，在於利用阿以衝突而永續與擴大其在埃及的軍事地位，且趁着埃及加強依賴蘇俄的軍事援助機會，已在埃及獲得了海空的設施，這無論就地方、中東地區及全球勢力均衡的穩定而言，都是具有嚴重的含義。」……正是這個意思。

## 無法擺脫枷鎖

當然，蘇俄以對埃及投資的龐大，勢難就此罷休。溯自一九五五年起，俄共即處心積慮，要在埃及落腳，以期在地中海海岸獲得優良港口，並圖控

制佔世界石油蘊藏量百分之七十的中東地區，掌握西方國家命脈。一九五五年蘇俄曾促使埃及與捷克的一筆軍火交易，總價值為三億五千萬美元。其後，蘇俄給予埃及的軍援超過三十億美元，經援超過十億美元，包括阿斯萬水壩的建築費在內。

說起阿斯萬水壩，是納塞投靠蘇俄懷抱的一個關鍵。一九五六年計劃開始時，埃及曾獲得保證，可從世界銀行、美國和英國得到二億六千八百萬美元的援助。由於納塞向捷克購買軍火，也向蘇俄借款，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遂取銷其保證。蘇俄乃乘隙而入，願負擔借貸全部建築費用。

水壩於一九六〇年一月開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完成。其效益如何，未見報導。不過有新聞陸續透露，以前沿尼羅河而下，散佈於兩岸耕地的肥沃泥漿，因已被水壩攔截，一般埃及農民便須購買人造肥料施肥。而在水壩建築的十年期間，新出生的埃及人達一千萬之多，亦非水壩的有限功效所能彌補。

據倫敦戰略研究所的估計，在一九七〇年，蘇俄所供應埃及的新式飛機，最精密的防空飛彈與其他武器，總值為二十五億美元，而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來，蘇俄軍援埃及已達四十五億美元之數。隨着新式武器進入開羅的蘇俄軍事人員，有飛行員二百餘人，飛彈操作人員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五千人，並有四千名軍事顧問。埃及飛機場也由原來的二十一個，增建為三十個，蘇俄則控制其中的六個機場。

實際蘇俄的所謂軍援和經援，利息既不太低，且條件奇苛。因而埃及長時以來，在經濟上亦淪為蘇俄的藩屬。目前埃及的經濟情況，極其困苦，每年至少要七億美元，維持其二十萬常備兵；蘇彝士運河關閉，五年直接損失在三億美元以上；科威特、利比亞、沙地阿拉伯三國，每年捐助二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六七年起與美國絕交，每年損失一億美元糧食協助；觀光收入減少一九六七年水準的一半；失去西奈半島，每年損失二百萬噸原油；還有運河區的一百萬難民需要照顧。

埃及對莫斯科的債務，估計為三十億美元，由於缺少外匯支付，埃及便以實物抵償，埃及的棉花，有三分之二以低價銷往蘇俄，其他如稻米、石油、鞋、皮包等，亦運往蘇俄抵償。以是人們見到埃蘇貿易直線上升，由一九五四年的一千五百萬美元，到一九六七年的三億八千萬美元。一九七〇年蘇

俄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一半以上是和埃及進行。

埃及半官方的「金字塔」日報曾經大肆抱怨，蘇俄在若干援助計劃上，曾作「過高的勒索」。甚至一九六二年埃幣貶值時，俄國人也未放鬆，堅持埃及必須照原來的比率償付，致使埃及多付百分之二十的代價。如今埃及的貨物已不够還債，積欠蘇俄的越來越多，這個世紀的埃及人似已無法償清。

以沙達特個人而言，自不願埃及成為俄共的殖民地，任其子取予求。沙氏甚具民族主義色彩，他曾告知俄共頭目，他不會把埃及出賣給蘇俄、美國或其他國家。而一般埃及人民，多不喜歡蘇俄，即使在與以色列的長期衝突中，埃及人仍願減少對蘇俄的依賴。他們喜愛西方國家的產品，極願與西方國家自由貿易。埃及採取驅逐蘇俄顧問的行動之後，阿拉伯國家亦普遍支持，蘇丹便已決定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一般認為，沙達特若能把握機會，完全擺脫俄共的枷鎖，致力於國內的團結，並與美國及自由世界加強聯繫，則不僅三千四百萬埃及人民能蒙受其利，中東地區或將出現真正和平與穩定的局面；然而在目前情況下，沙達特則無法完全擺脫俄共的枷鎖。

## 結論

沙達特這一強硬措施，會招來什麼後果呢？這當然並不意味俄埃關係的破裂中斷。因為，今天埃及依賴蘇俄的經軍援已深，如果完全與蘇俄決裂，勢將使埃及與以色列的敵對中，更處於不利的均衡地位。而且，蘇俄也不致因沙達特的攤牌，而放棄多年來在埃及的辛苦經營與控制力。蘇俄很可能採取某種保證埃及安全的方法，來彌補這一裂痕。

然則，埃及會魯莽的對以色列用兵嗎？這不是埃及會不會的問題，而是埃及並無此力量。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以埃戰爭再起，埃及的不能佔到便宜，是沙達特所可理解的形勢。也是沙達特所不敢以政權作賭注的冒險。在另一方面，美國為了與蘇俄的妥協，尤其是蘇俄被埃及驅逐的情況下，也不敢鼓勵以色列對埃及採取攻勢，美國必將更謹慎的去影響以色列，保持目前的優勢，以及有利的形勢而勿輕舉妄動。

目前中東局勢，在「大國」的強權均衡作用下，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但緊張情勢將維持下去。現在要看的是，蘇俄如何來應付埃及這種尷尬局面，而繼續保有其在埃及的控制力量了。